

童年文庫



陈胜吴广起义

少年儿童出版社

迟 森 许 彬 著



陈胜吴广起义

迟 森 许 彬 著



(沪)新登字 476 号

陈胜吴广起义

迟 森 许 彬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常熟印刷二厂排版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字数 66,000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

ISBN 7-5324-1822-7/K-197(JL)

目 录

1	“陈大哥”和“吴大哥”	1
2	风雨大泽乡	7
3	揭竿而起	14
4	初战获胜	23
5	从蕲县出发	31
6	攻占陈县	38
7	张楚政权的建立	45
8	“伐无道，诛暴秦”	55
9	包围荥阳	61
10	周文率军西征	69
11	大军从天而降	75
12	章邯献毒计	83
13	猖狂反扑的开始	90
14	武臣拥兵自重	100

15	周文兵败	107
16	荥阳之战	115
17	撤离陈县	124
18	春风吹又生	134
19	秦朝的灭亡	140
20	伟大的历史功勋	148

1 “陈大哥”和“吴大哥”

公元前 209 年的夏天，一支 900 多人的“戍卒”队伍，沿着颍水北岸的大路，正在向东进发。

这时晴空万里，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大地被烤得滚烫。路边杂草的片子，都被晒得卷起来了。林子里的小鸟，也都张开嘴巴，歇在枝头，飞也飞不动了。

“走呀！”“快，快——快跟上去！”一阵如狼似虎的吆喝声，夹杂着“唰”、“唰”的皮鞭声，打破了空气的沉寂。

只见两名秦朝的将尉（低级军官），骑在枣红色大马的马背上，奔前跑后，挥舞皮鞭，驱赶着戍卒们快走。

秦朝规定，凡是年龄在 23 到 56 岁的男子，都要征发去为官府服徭役。先是在本郡服兵役一年，再

到京城咸 阳或 是边境去 戍守一年。这些 被征发的人，便是戍卒。

因为前往服役的地方路程遥远，生活条件又极恶劣，许多戍卒受不了折磨，不是死在半路上，就是死在边境，常常是有去无回。因此，谁要是被征发充当戍卒，简直就和被判处了死刑差不多。

秦朝是我国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在这之前，中国经历了 550 多年诸侯割据的春秋战国时期。

当胆识超人的秦始皇，掌握了秦朝国政后，进行了 17 年征战，逐个消灭了当时存在于今天中国国土上的其它六国，结束了几百年来分裂割据的局面。

秦始皇是个在历史上有功绩的封建帝王。他统一中国的初期，面对着春秋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大堆难题：各地的文字不同，制度不一，关卡林立，道路阻塞。六国的旧势力不甘心失败，仍然蠢蠢欲动；北方的匈奴、南方的百越，又不时发动侵扰。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巩固国家的统一。

秦始皇毅然废除过去实行的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划分为 36 郡（后来增加到 40 郡），在郡的下面设县。郡、县都由中央委派官员治理。在中央

则设立三公、九卿，分别掌管国家各方面的事务。

他给各地下命令，拆毁过去六国为了互相防犯而建筑的关隘、城堡、堤防，以咸阳为中心修筑两条“驰道”，通向南北，既是进一步打破割据的局面，也是便利全国的交通。还命令统一全国的文字、货币、法律、度量衡以至车轨。

为了加强边防，他在向南方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派人在今天的广西兴安开凿人工运河——灵渠，便于运送兵员和军需物资；在派兵北击匈奴的同时，又下令把过去燕、赵、秦三国修筑的长城加以连接，再增筑一部分新的，建成了全长 5000 里的长城。这就是著名的“万里长城”。

所有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因此也建立了历史功绩。但是，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建立在对农民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之上的。

他为了进行战争、修筑长城、开凿灵渠，曾征发过许多人去服徭役。除此以外，还征发了许多人，去兴建一些巨大的工程，纯粹是满足他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如在关东（函谷关以东）和咸阳，营建的豪华

的宫殿就有 700 多座,其中包括著名的阿房宫。

他从 13 岁继承王位时起,就开始在临潼(今属陕西)的骊山脚下,为自己营造陵墓。这座陵墓的规模十分巨大,直到他 50 岁死去时才完工,工程前后竟延续了 36 年之久!

骊山陵高五十丈,周围五里。陵墓中建有宫殿、楼阁,在其中积存了无数奇珍异宝。陵墓的顶上,有用珍珠镶嵌成的日月星辰,陵墓的地下,有用水银灌注成的江河大海,四周还排列着百官的位置。致于地面上园陵和宫殿的宏伟壮丽,就更不必说了。

秦始皇为了兴建这些工程,征发的人力十分惊人。据说,修筑长城征发了 30 万人,开发岭南征发了 50 万人,建筑骊山陵征发了 75 万人,修筑各处宫殿征发了 70 万人。征发的人数总共不下 300 万,而当时全国人口只有 2000 万。也就是说,征发了全国人口的七分之一前去服徭役。人民确已陷入了绝境!

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病死,由他的儿子胡亥继位。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秦二世”。

秦二世更是个昏庸的暴君。刚继位,在埋葬父

亲秦始皇时，竟下令让宫中凡是没有生过儿子的宫女，一律殉葬。为了怕工匠们泄露陵墓构造的秘密，又下令封闭墓门，把修筑陵墓的许许多多工匠，全部活埋在里面。

他继续征发人力，大修阿房宫。就在继位的那年——公元前 209 年，又下令普遍征发全国的穷苦农民，前去戍守边境。

在颍水北岸大路上行进着的这队 900 多人的戍卒，便是从今天河南一带征发来的，将要押送到几千里以外、长城脚下的北方边疆——渔阳（今河北密云县西北），去执行戍守任务。

这些蓬头垢面的戍卒，个个都像囚犯似的，大汗淋漓、没精打采，低着头、顶着烈日赶路。不时有人摇晃几下，便一头栽倒，中暑晕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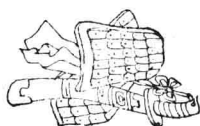
他们之中，最辛苦、最劳累的，还要数屯长（队长）陈胜和吴广了。

陈胜、吴广也都是被征发来的戍卒，只因他们身体强壮、在群众中有威信，才被指派为屯长。一路上，他们关心其他戍卒，主动地照顾别人。每当有人晕倒或是走不动了，都由他们背着走。每到一处打

尖、歇脚的地方，又都是他们忙前忙后，照看那些受伤的、生病的戍卒。

经过许多天长途行军，两个屯长特别是陈胜，几乎都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双颊瘦削，胡子老长，眼窝深陷，眼框周围留下个黑圈圈。衣服破烂不堪，胳膊上全是被树枝、尖石头划破的口子。唯一没有改变的，是那炯炯有神的双眼，依然放射出敏锐、聪慧的火焰。

戍卒们把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的甚至感动得流出眼泪来，平时都亲热地称呼他们为“陈大哥”、“吴大哥”。



2 风雨大泽乡

陈胜，又叫陈涉，南阳郡阳城县（今河南方城县东）人。这里，在秦朝统一六国以前原属于楚国，所以陈胜讲起话来带有楚国口音。

巍峨的伏牛山脉，从西北方向蜿蜒而来，到这阳城一带逐渐低平，形成了自然的隘口，因此这里成了人们南北交通的要道。

从这里往南，有大片盆地连接着汉水流域，沿着汉水还可通往广阔的长江流域。从这里往西，经过武关，可以通往秦朝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这里的东南，有条大路直达今天的安徽，和淮河流域相沟通。从这里往北，则可通到当时已很繁荣的黄河流域。

陈胜的家境贫穷，住的窝棚连窗户都没有，把破

瓮嵌在墙壁里当窗，门板是用麻绳和门框拴在一起的。他家靠长年给地主耕种为生，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

秦朝的制度，有钱的富贵人家住在里门的右边，称作“豪右”；而穷苦农民住在里门的左边，称作“闾左”。像陈胜这样的人家，正是当时的闾左。

陈胜生活在这里，常年亲眼目睹那些富贵人家进进出出的高车大马，还随时看到大路上南来北往的行人。特别是那些身穿着赭色囚服，被官兵一队一队地押解着，送往骊山或是边境去服役的犯人。这种赭色的队伍，几乎天天挤满了大路。他从小眼中所见，都是这种景象。

麦收季节的一天，陈胜和他的伙伴猫着腰，在地里收割。

闪光的镰刀在飞舞，麦子在飞舞，人们也在飞舞。麦地里像是起了旋风，把麦子成片地吹倒，扎成捆。接着，又一阵风似地忙于搬麦子、归堆、装车。

等到高高地装满麦子的大车离去，大伙歇下手来，才感到筋疲力尽：腰也直不起来了，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似的。

陈胜站在田垅上，仰望了一会天空的白云，不禁叹息道：

“唉，日后我们当中谁要是富贵了，可别忘记在一起种地的穷弟兄啊！”

那些穷弟兄们，这时正舒展开四肢，躺在刚收割过的麦地里，在享受片刻的悠闲，听了这话无不感到惊奇。其中一人一骨碌地翻身坐起，说：“陈胜哥，你莫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吧。你这么个佃户，靠给地主帮工过日子，哪会有富贵的一天呢！”

“唉，”陈胜十分感慨地说：“燕子、麻雀怎么会懂鸿鹄(天鹅)的凌云壮志呢！”

陈胜就是不信地主、老财该当安享荣华富贵，而阡陌的穷苦农民该当永世做牛做马。他的心里深埋着鸿鹄的壮志，只是这时不愿意再和伙伴们争辩，于是丢开镰刀，往田垅上一躺，伸展开手脚，也呼呼地睡去。

.....

是秦二世的一纸征发令，逼迫陈胜离开了宁静的家乡，走上这条戍卒道路的。如今，他虽然没有穿赭色的囚服，但处境也差不多，同样被官兵押解着，

走向那遥远的、不可捉摸的地方。

在戍卒队伍里，他结识了一名新的伙伴——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吴广。吴广，又叫吴叔，也是一名闰左的穷苦农民。他俩遭遇相同，处境相似，性格也相投，很快成了知心的朋友。

在这天的行军路上，又有两名戍卒倒下了，陈胜、吴广带人将他们草草地掩埋在路边的草丛里。到晚上宿营时，吴广还忘不了那两名惨死的弟兄，禁不住悄悄对陈胜说：

“真是太惨了，一路上已死了多少弟兄啊！朝廷如此严刑峻法，实在叫人无法忍受！”

“轻声点，”陈胜压低嗓音说，“可不是吗，许多人就因为受不了，才铤而走险，纷纷逃往山林水泽，进行反抗。”

“哦——，我也隐约听到些传闻。但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呀？”吴广吃惊地问。

“骊山的刑徒英布，联合徒长、豪杰，带领一批刑徒到鄱阳（今江西鄱阳湖一带）去，进行反抗。昌邑（今河南巨野县南）人彭越，带领一批人进入巨野菏泽活动……”

吴广听得热血沸腾、兴奋不已，把一天的疲劳全忘记了，聚精会神地侧着耳朵在听。陈胜继续悄声往下说：

“还有沛县(今江苏沛县东)泗水亭亭长刘邦，在押送刑徒和服役的闾左去骊山途中，和十几名刑徒一起，逃进了芒砀山中(在今安徽永城一带)……总之，秦朝的压迫、剥削确是太严重了，造成官逼民反。除了刚讲的几起重大反抗外，全国零星的农民反抗，在各地不断发生……”

他们悄声交谈到深夜，直到月已西沉，才朦胧入睡。

戍卒的队伍在皮鞭驱赶和吆喝声中，继续冒着暑热，匆匆地赶路。他们与家乡越去越远，渐渐走近蕲县大泽乡地方(今安徽宿县西南)。

这天宿营后起身，发现天色大变。阴沉沉的天空刮着大风，暗灰色的云烟在疾速地快跑，萧杀的旷野里，树梢在猛烈地摇摆，暑气尽消。

戍卒们上路不久，天就下起雨来。开始还只是小雨，后来越下越大，雨点顺着风势，打得人睁不开眼，直不起腰，队伍里不时有人摔倒。

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时而白亮的电光一闪，霹雳跟着就从人头顶上滚过去，震得惊天动地。因为风雨太大，戍卒的队伍不得不找一处山岗，暂时躲避风雨。

谁知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大雨如注，人们并没有因为雨后凉爽而愉悦，反而个个都为此心烦意乱。几名戍卒冒雨挤进屯长的窝棚里来，焦急地探问：

“陈大哥，遇雨一连耽搁了这许多天，哪天才到得了渔阳呀？怕是要误期了吧！”

“嗯，这里北去渔阳还有 1000 多里。老天爷也实在太不帮忙了！”陈胜回答说。

“大泽乡这地方，古时候就是一片大沼泽。如今大雨一连浇灌这些天，又成了沼泽啦！”吴广也插嘴说，“北去的大路已被大水淹没，就算老天有眼，即刻放晴，路上遍地泥泞，一步一滑，也难以上路呀！”

“那可如何是好！”戍卒们一齐惊叫起来，“军法如山，误了限期可是要杀头的呀！”

“轰隆隆”，又是一阵惊雷从人们的头顶滚过，人人胆颤心惊。他们惊恐，不是由于这风雨呼啸，而是由于秦朝严峻的法令：“误期当斩！”